

# 中医典籍中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

## ——以《中藏经》为例

吕安童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3日

### 摘要

《中藏经》是中医理论早期成型的重要典籍, 其语言兼具医学性、哲学性与高度隐喻性, 集中体现了中医“取象比类”的认知基础。隐喻在中医典籍中并非单纯的修辞手段, 而是组织脏腑理论、阐释病机演变、建构诊疗知识的重要认知机制。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 以《中藏经》及杨守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识别出典籍中的典型隐喻类型, 包括自然隐喻、官职隐喻、空间隐喻、战争隐喻等, 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英译中的认知转换过程。研究发现, 《中藏经》中的隐喻表达具有系统性、文化性以及知识建构性, 其翻译难点主要体现在源域文化负载较重、概念映射不对称以及目标语读者认知经验缺失等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隐喻, 译者主要采取保留原文喻体特征、喻体替代和隐喻省略三种策略。总的来说, 本研究认为, 中医典籍英译应在忠实传达医学内涵的基础上, 兼顾概念结构重构与文化意象传递, 以提升译文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和中医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

### 关键词

《中藏经》, 概念隐喻, 隐喻翻译

#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lassic

## —A Case Study of Master Hua's *Classic of the Central Viscera*

Antong Lyu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March 31, 2026; published: April 13, 2026

## Abstract

*Master Hua's Classic of the Central Viscera*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classic formed duri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Its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ghly metaphorical features, which vividly reflect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TCM. In TCM classics, metaphor is not merely a rhetorical device, but an essential cognitive mechanism for organizing zang-fu theory, explaining the evolution of pathogenesis, and constructing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knowledge.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this study takes *Master Hua's Classic of the Central Viscera* and its Yang shouz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identifying several typical metaphors in the text, including natural metaphors, bureaucratic metaphors, spatial metaphors, and war metaphor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involved in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the classic are systematic, culturally embedded, and constructive of medical knowledge. The major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are the heavy cultural load of the source domain, the asymmetry of conceptual mappings, and the lack of relevant cognitive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arget readers. To deal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metaphors, the translator mainly adopts three strategies: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metaphorical vehicle, replacing the metaphorical vehicle, and omitting the metaphor. Overall,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classics should faithfully convey medical connotations while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magery,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 Keywords

*Master Hua's Classic of the Central Viscer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将中医典籍等传统文化载体精准而生动地译介于国际语境之中[1]。中医典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与独特的中医医学体系。《中藏经》作为中医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禀承了《黄帝内经》“天人相应”“顺应自然”以及“以阴阳为总纲”的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倡导重阳论。《中藏经》较早地将脏腑学说的理论系统化，提出了以形色脉证相结合、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的辨证方法，因此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

从语言特征来看，《中藏经》呈现出明显的抽象化、隐喻性特点，通过类比、象征、拟人等方式建构起一种“以天喻人、以政喻体”的医学认知结构。然而，正是这种高度隐喻化和文化化的表达方式，使得《中藏经》的英译面临严峻挑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词汇的语义转换问题，更需处理诸如“气”“阴阳”“五行”等深层文化隐喻。这些概念往往缺乏与目标语之间的直接对应，其意义又建立在中国文化特有的认知图式之上，导致目标语读者难以真正理解其中的医学含义与哲学思维。

在此背景下，概念隐喻理论为中医典籍英译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与传统修辞观不同，概念隐喻并非语言的修饰工具，而是人类用以理解抽象概念的一种基础认知方式。在中医语境中，“人体是国家”

“五脏是政体结构”等认知模式，并非单纯的修辞表达，而是知识构建的一部分。这种以具象结构映射抽象认知的语言形式，正是概念隐喻的核心机制。总的来说，将概念隐喻理论引入典籍翻译有益于进一步提高中医典籍的翻译质量，促进我们传统医学的对外传播。

尽管已有诸多研究关注中医典籍的翻译实践，并开始引入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其中的语言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术语对译与翻译策略层面，对中医典籍中概念隐喻的认知结构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建构机制尚缺乏系统探讨[3]-[5]。此外，当前中医典籍英译研究多集中在《黄帝内经》《金匱要略》《伤寒论》《本草纲目》这些经典的著作上，对于《中藏经》的综合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出发，聚焦《中藏经》文本，以杨守忠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医概念隐喻在英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 1) 《中藏经》中蕴含了哪些典型的概念隐喻？
- 2) 这些概念隐喻在英译过程中会引发哪些理解困难？
- 3) 在翻译中如何运用概念隐喻理论进行策略选择，以提升译文的可接受性和文化可理解性？

## 2. 研究方法

### 2.1. 语料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藏经》原文及杨守忠英译本作为研究语料，旨在考察该典籍中概念隐喻的类型特征以及其在英译过程中的转换方式。本文选择杨守忠英译本作为主要对照文本，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首先，该译本是《中藏经》较早且较为完整的英译本之一，在中医典籍英译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其次，杨译本在处理中医术语时充分考虑了其特殊性，既尽可能契合中医理论的实际内涵，又能够准确传达原文意思。此外，该译文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也兼顾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需求，使得译文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 2.2. 研究步骤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结合 MIPVU 隐喻识别程序、原译对比分析以及案例分析法，对《中藏经》中的隐喻表达及其英译进行考察。本研究依据 Steen 等人的 MIPVU 隐喻识别步骤，确定《中藏经》中的隐喻类型[6]。MIPVU 方法主要遵循以下核心步骤：

- 1) 通读全文，从整体上理解文本意思；
- 2) 确定文本中的词汇和句子单元；
- 3) 确定和比较词汇和句子的基本义和语境义：
  - a) 确定文本中词汇和句子在当前文本中的语境义；
  - b) 确定该词汇和句子的最基本的意义；
  - c) 比较该词汇和句子语境义与基本义，确定两种意义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存在差别的话还需判断借助基本义是否可以理解语境义；
- 4) 如果是，则可以把该词汇和句子标注为隐喻使用。

在隐喻识别的基础上，根据概念隐喻理论，从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出发，对相关表达进行归类，并概括出自然隐喻、空间隐喻、官职隐喻与战争隐喻等主要类型。最后，通过原文与译文对照，分析译者在处理不同类型隐喻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

在案例选取方面，本文并未罗列出《中藏经》中的全部隐喻表达，而是在选取了具有较强分析价值的例句展开详细讨论。案例的选择主要考虑其典型性、代表性以及可对比性。首先，所选例句应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能够清晰呈现《中藏经》中由具体经验域向抽象中医概念的映射关系；其次，案例选择

覆盖不同类型的概念隐喻及其在生理、病理和诊疗等不同语境中的翻译表现；最后，所选例句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具有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以便考察译者在不同翻译策略之间的选择及其效果。

### 3. 概念隐喻理论概述

概念隐喻理论由 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80 年提出，指出隐喻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础认知手段，界定“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其基本实现形式是从源域转为目标域，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以及意象图式来解释隐喻现象，进而认为隐喻就是一种跨域映射[7]。这一理论视角将隐喻从传统修辞范畴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认知工具”的地位。

这一认知视角与中医语言的表达方式高度契合[8]。中医学中存在“取象比类”的方法论，是中医体系独特的思维方式，即通过观察自然万物之象，类比推演人体结构与生命机能，构建医学理论体系。从认知角度来看，这种“取象比类”本质上就是概念隐喻的文化化表现，是在特定哲学背景下的隐喻思维实践[9]。中医典籍中的大量表述，如“心为君主之官”“肾藏精”“气逆则病”，正是通过“国家——人体”、“器官——容器”、“生命——气流”等跨域映射方式，将抽象的生理与病理现象形象化、经验话，形成稳定的认知结构。这些表达不仅是语言的外在形式，更深层地体现了中医学借助隐喻组织知识、解释现象、指导治疗的思维模式[10]。

因此，识别和分析中医语言中的概念隐喻，实质上是在揭示其“取象比类”的认知机制，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其语言结构和医学逻辑，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认知路径，使译者得以在目标语中重构这些深层的认知映射，从而实现语义与文化的双重传达。

### 4. 中医典籍英译的认知机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翻译不仅是语码转换的语言行为，更是一个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认知重构过程[11]。在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隐喻的生成具有明显的系统性、连贯性与概括性，这些特征来源于一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认知经验，并深刻映射出其特有的认知思维模式[3]。以中医为例，其语言体系中广泛存在以“君主”“将军”“水火”“阴阳”等为核心的概念隐喻，构建了中医的基本概念网络[12]。然而，不同民族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背景与经验模式存在差异，对同一事物会的理解方式和隐喻表达可能并不一致，甚至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翻译中医典籍的概念隐喻，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的转换，更需要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概念结构。因此，参考翻译的一般认知心理过程，以概念隐喻认知为导向，结合中医翻译独特之处，可以构建出中医隐喻英译的特殊认知机制。在中医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遵循“解码——再编码”这样一个认知机制，实现原文到译文的认知转换。具体来说，译者首先要进行概念解码，需要深入理解原文中隐喻性表达所承载的医学含义与文化内涵，准确识别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映射关系。其次，译者要进行再编码，在译入语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以最大程度地传达中医隐喻中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意蕴。由于英美文化中缺乏与中医相对应的隐喻体系，译者往往需要选择特定翻译策略以准确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涵。再者，译者可以对译文进行调整。译者需要综合考虑目标语受众的知识背景与接受程度，调整译文措辞，使其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能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深度与医学逻辑。

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是一个从源语言概念系统出发，经过分析、理解，再到在目标语言中重新表达和构建意义的动态过程。概念隐喻理论为译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和转换中医语言的重要认知工具，有助于更准确地传达中医独特的医学思想和文化价值。

### 5. 概念隐喻在《中藏经》中的体现与翻译策略

《中藏经》作为继承《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典籍之一，其语言形式具有高度的隐喻性和象征

性。作者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构建医学知识体系，使抽象的生理、病理、诊断与治疗机制具象化、形象化。这一类象思维方式本质上体现了概念隐喻的认知特征，即通过源域经验理解目标概念，是典型的“身体经验——医学认知”模式的体现[13]。因此，探析《中藏经》中的概念隐喻类型与其英译策略，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语言系统，也能为隐喻翻译提供可行的路径。

### 5.1. 《中藏经》概念隐喻类型

《中藏经》隐喻性语言使用较多，形式多样。根据源域进行分类，自然隐喻、空间隐喻、官职隐喻与战争隐喻尤为典型，构成其语言系统的主要隐喻结构。

#### 5.1.1. 自然隐喻

自然隐喻在《中藏经》中具有高度频繁和系统化的使用，是中医“天人相应”思想的重要体现。所谓自然隐喻，指的是中医理论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指导下，通过类比自然界中花、草、树、木、天、地、水、火、风、寒、暑、湿、燥、雾等具象存在与气候现象，用以认知和描绘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治疗过程的语言表达形式[14]。这种隐喻不仅反映了古人将人体视作自然一部分的整体思维方式，也在语言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以自然经验为源域、人体运行为目标域的系统映射结构。例如《中藏经》中的“又，肺痿则吐涎沫而咽干”[15]，这里将这种疾病的病理状态类比为自然界中草木因缺少而枯萎的现象，这一隐喻深刻揭示了肺痿的核心病机，即津液耗伤、肺叶失润。

#### 5.1.2. 空间隐喻

空间隐喻是中医术语中最为基础的认知结构之一，其本质在于将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通过上下、内外、出入、升降等空间关系进行具象表达。在《中藏经》中，空间隐喻广泛应用于经络运行、气血流通及病邪侵入的描述中，如“气上奔冲，梦寐危险”“实而微，是谓不及，病在内”[15]。

#### 5.1.3. 官职隐喻

通过官职隐喻，中医典籍构建出一套以古代政权系统为源域、以人体脏腑系统为目标域的隐喻映射体系。这类隐喻以古代官职分工为参照，赋予各脏腑不同的“职责”与“功能”，体现出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有秩序、有权责划分的“微型政治体”的认知模式[16]。例如，《中藏经》中记载：“心者五脏之尊号，帝王之称也”[15]，将“心”比作国家的“帝王”，强调其统摄全局、主导意识的核心地位。又有“肺者，魄之舍，生气之源，号为上将军，乃五脏之华盖也”[15]，将“肺”比作“上将军”，这一武将形象不仅承接了肺属金、性刚肃降的五行特征，也体现其在人体中的防护职能。这种“官职——脏腑”之间的系统映射，是典型的结构隐喻，它不仅赋予抽象生理功能以社会角色，还以官职分工反映脏腑之间的协同合作。

#### 5.1.4. 战争隐喻

在认识疾病发生的过程中，人们看到疾病与战争的特征具有很多相似性。一场战争通常包括明确的时间、地点与参战双方，而疾病也具有清晰的发生发展阶段：人体作为“战场”，外来致病因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扮演“入侵者”，而人体的正气、卫气、营气、脏腑功能则构成“防御系统”。疾病与战争同样存在“发生—进展—高峰—结束”的完整过程，体现为一个力量对抗、胜败博弈的动态机制[17]。所以，一些用来描述战争的词汇会跨域应用到中医话语中，产生了隐喻性语言。例如《中藏经》也多采用战争词汇来描述外来致病因素侵犯人体，如劳伤、心伤、肺伤、虚伤[15]等表达。又如“寒用热取，热以寒攻”[15]，其中，“攻”一词则直接体现了军事进攻行为的概念映射，治疗手段如同“战略部署”一般，用“以热驱寒”“以寒制热”来形容治疗策略。

## 5.2. 《中藏经》概念隐喻翻译策略

本文以杨守忠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中藏经》中常见的隐喻类型及其翻译策略，归纳出三种较为典型的翻译方法：保留原文喻体特征、喻体替代与隐喻省略。

### 5.2.1. 保留原文喻体特征

保留原文喻体特征的翻译策略，主要适用于源语与目标语之间在隐喻认知模型上具备共通性或相似经验背景的情形。这类隐喻往往基于人类普遍的认知经验，具有高度原型性或普遍性，构成了认知语言学中所谓的“基本隐喻”。例如将宇宙自然、人际关系、空间结构等具象概念作为喻体，用于表达生命机制、脏腑功能、阴阳变化等抽象本体，其目的是借助熟悉的概念系统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中医理念。像亲属隐喻、自然隐喻、空间隐喻、战争隐喻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由于这些隐喻模型在多种语言中具有一定的可认知性，因此在翻译时可以采取直译策略，保留原文喻体。这不仅有助于还原原文中形象化的本体结构，也能够传达中医语言中的文化意涵与思维方式，实现语言的可读性与文化的可感知性之间的平衡。

例1 心生血，血为肉之母。[15]

译文：The heart engenders the blood, and blood is the mother of the flesh. [18]

天地者，人之父母也；阴阳者，人之根本也。[15]

译文：Heaven and earth are the parents of humanity, while yin and yang are (our) root. [18]

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15]

译文：Above the spleen lies its mother, the heart. Below it lies its child, the lungs. [18]

例1这一组都是原文均采用了亲属隐喻，将自然或人体内部关系比拟为家族关系，这是中医典籍中常见的认知模型，体现了脏腑之间的生生相系关系。例子中，“血为肉之母”中“母”构建了“血→肉”的生成链关系，即以“母子”隐喻表达血液对肉体的滋养功能。而“天地为父母”本身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亲缘比附。在中医“天人相应”理论中，自然是人体之本源，这种父母意象强化了个体与天地之间的生命性联结。第三个例子则以“母”与“子”隐喻脏腑间上下、先后、生养的动态关系。由于亲属关系隐喻是人类认知中的基本隐喻，其逻辑关系在英美文化中亦有类似理解，因此采用直译喻体的方式能够比较好地被英语读者所接受，既保留了原文的比喻结构，也有利于中医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思维的传达。

例2 寒用热取，热以寒攻。[15]

译文：Cold should be overcome with heat; heat should be attacked with cold. [18]

上述例2采用了战争隐喻，这一类隐喻作为《中藏经》典型隐喻在前面详细论述过，中医常借助战争领域的经验结构，用以描绘外邪入侵与人体正气抵抗的过程。战争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不仅在中医中广泛使用，在英语语言中亦常见。因此此类隐喻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较强的认知通达性与文化共鸣性。通过直译“overcome”“attack”等核心术语，译文保留战争隐喻结构，不仅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治疗逻辑，还保留了中医文本的文化风格。

然而，在某些源语喻体在目标语中缺乏直接认知对应或文化背景支持时，保留喻体直译可能会带来理解障碍，但为了保留中医语言中的文化意象，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喻体并辅以适当注释来增强解释性。有些中医隐喻，其喻体在英文中是缺乏对应语的，如果翻译时完全保留汉语的喻体而不加解释，会使读者难以理解，从而影响中医学的跨文化传播。有时候为了保留中医语言中的文化意象、同时能够让英语读者正确理解，采取这种直译喻体并解释加注的方式是很有效的。

例3 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15]

译文: If yin is insufficient, assist it with the Water Mother;<sup>8</sup> if yang is insufficient, help it with the Fire Essence.<sup>9</sup>

[18]脚注 8: The goddess of water, here implying yin boosting remedies)

[18]脚注 9: The god of fire, here implying yang assisting remedies)

在例3中，“水母”和“火精”均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隐喻表达。“水母”是古代神话中水神的名称，在中医语境中则引申为具有滋阴作用的药物或治疗方法，象征性地表达“以水补阴”的治疗原则。“火精”则是火神的称谓，隐喻具有温阳、扶助阳气的药物或能量，体现“以火助阳”的医理。译者在进行直译的时候通过译注的方式作了适当的文化说明，通过这一处理，不仅保留了原文中独特的神话隐喻与文化意象，还增强了目标语读者对中医核心理念“阴阳互济”及其隐喻表达的理解。

### 5.2.2. 喻体替代

喻体替代是指当源语中的隐喻由于文化专属性强、认知原型特殊或目标语缺乏对等经验而难以保留原有形式时，译者在不改变本体概念的前提下，采用译入语中具备相似认知图式或表达功能的喻体进行转换[19]。

例4 见天地逆从，则知人衰盛。[15]

译文: Observing the normality and abnormality (ni cong, counterflow and following) of heaven and earth leads one to realize the waxing and waning in humans. [18]

上述例4中“衰盛”属自然隐喻，原本来源于草木生长、四时荣枯的图式，在翻译时，译者将其处理为“the waxing and waning”，其中“wax and wane”本源自西方文化中的月相变化，尽管概念域来源不同，但两者共享周期变化和强弱交替的基本图式结构。此处即体现了通过意象图式等效原则进行的喻体替代，在不削弱中医语义逻辑的同时，提高了译文的文化可接受度与认知顺应性。

例5 胆者，中正之腑也，号曰将军，决断出焉。[15]

译文: The gallbladder is the bowel of justice, dubbed the general, from which decisions issue. [18]

心者五脏之尊号。帝王之称也。[15]

译文: Called the king, the heart has the noblest name of the five viscera. [18]

脾者土也，谏议之官，主意与智，消磨五谷。[15]

译文: The spleen is earth, the viscus of council, governing will and wisdom and dispersing and grinding the five grains. [18]

这一组官职隐喻基于“政治结构时身体结构”这一概念隐喻，但这些源域角色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原型支持，直接保留可能导致文化理解障碍，因此译者在翻译中采用了源域替代的策略。通过选取在英语文化中具有相应功能结构的词汇，如“king”“general”“council”等进行等效转换，不仅保留了“政治系统”这一映射框架，也增强了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与认知共鸣。

### 5.2.3. 省略隐喻

在一些情况下，源语中的隐喻虽然具象生动，缺因其文化意象过于特化或缺乏跨文化映射路径，或者原文的重点在于传达医学知识，译者可以舍弃原始隐喻，直接将其内在涵义意译出来。李照国教授曾经指出，中医翻译首先要像读者传达中国古老的医学科学知识，所以有时候隐喻意象是可以省略的[20]。

例6 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15]

译文: Heaven is the source of yang and the earth is the ascription of yin. [18]

原文中“宗”“属”属于典型的亲属关系隐喻，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其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与家族系统之中，属于汉语中独特的文化意象。例6用家族系统表达阴阳之间的归属关系，其隐喻框架可归类为“关系即亲属”的概念映射。然而在英译中，该亲属意象被简化为“source”“ascription”，省略了“宗”“属”作为家庭成员身份的文化意象。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削弱了文化意象的感知性，但保留了语义层级上的逻辑结构，避免译文在文化负载方面的理解障碍。

## 6. 结语

《中藏经》作为中医经典之一，其语言不仅承载医学知识，更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尤其体现在隐喻使用上。通过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藏经》中隐喻性语言丰富，以自然隐喻、空间隐喻、官职隐喻与战争隐喻作为典型隐喻类型，构成其语言系统的主要隐喻结构。这些隐喻不仅是对人体系统、生理功能、疾病机制的形象化表述，更体现了中医“取象比类”思维，也就是通过类比自然、社会和伦理系统来构建医学知识的象征图式。在翻译策略方面，本文归纳出杨守忠译本中处理隐喻性语言的三种主要路径：一是保留源语喻体特征；二是采用译入语中的认知等效喻体进行替代；三是采取隐喻省略策略，意译原文核心意义。三种策略既体现了译者在语际转换中的灵活调适能力，也揭示了中医隐喻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机制。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面向中医典籍隐喻翻译的动态决策思路。译者在处理概念隐喻时，要重点考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隐喻的文化负载程度，译者需要判断该隐喻是否深度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宗法理论或者官僚制度等特定文化语境；第二是目标读者的知识背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清楚译文的目标读者的特点，关注其是否具有一定的中医知识和汉学基础；第三是翻译目的与文本功能，确定译文是更侧重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还是中医知识普及。若某类隐喻具有较强的跨文化共通性，且目标读者具有一定的理解基础，则应优先选择保留原文喻体特征；若原文隐喻的认知机制可以迁移，但原有喻体对目标读者来说较为陌生，则可以采取喻体替代的处理方式；而当源语隐喻文化负载过重，并且映射路径难以有效复刻，同时译文目的主要在于传达医学信息时，可以适当采取隐喻省略，以保证核心意义的准确传递。

总而言之，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中医隐喻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有益探索，不仅深化了对中医语言特殊性的理解，也为中医典籍的英译提供了可参考的认知视角和策略指南。未来的研究可在更多典籍、更多语言维度进一步拓展，并结合语料库、译者访谈等方法，丰富对隐喻跨文化转换规律的探讨，为中医文化的国际传播贡献更具有系统性的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21]。

## 参考文献

- [1] 罗选民, 杨文地. 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5): 63-66.
- [2] 马曼华, 谷峰. 杨守忠英译《中藏经》的副文本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5, 38(1): 49-51+45.
- [3] 谷峰. 概念隐喻认知视角下《伤寒论》中医隐喻术语的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3): 361-364.
- [4] 石勇, 刘宇红. 隐喻思维的过程本位观——兼谈中医术语“五行”的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6): 109-119, 148.
- [5] 王忻玥. 谈中医学“取象比类”理念的英译——刍议中医翻译基本功[J]. 中国科技翻译, 2014, 27(3): 16-19.
- [6] Steen, G.J., Dorst, A., Herrmann, J.B., Kaal, A.A., Krennmayr, T. and Pasma, T. (2010) A Method for Linguist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From MIP to MIPVU.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75/ceclr.14>
- [7]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闫舒瑶. 从认知的角度谈中医隐喻翻译[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10(8): 175-177.
- [9] 石勇. 中医取象比类与概念隐喻理论[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7): 2893-2897.

- [10] 石勇. 中医隐喻思维规律刍议[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8, 24(6): 754-756.
- [11] 王寅.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 中国翻译, 2017, 38(6): 5-10+17+129.
- [12] 张斌, 杜福荣. 认知理论视域下的中医隐喻翻译[J]. 医学与哲学, 2011, 32(11): 66-67.
- [13] 周恩. 中医隐喻英译: 原则与策略[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6): 741-744.
- [14] 谷峰. 《金匱要略》中隐喻性语言的类型及英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20, 33(3): 58-61.
- [15] 李聪甫. 中藏经语译[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 [16] 赖敏, 贾春华. 脏腑部位与功能关系的隐喻分析[J]. 中医杂志, 2020, 61(5): 392-395+405.
- [17] 贾春华. 中医学——一个隐喻的世界[M]. 北京: 中国卫生出版社, 2016.
- [18] Yang, S.Z. (1995) *Master Hua's Classic of the Central Viscera: A Translation of Hua Tuo's Zhong Zang Jing*. Blue Poppy Press.
- [19] 刘璣莹, 陈嘉戡, 陈骥. 《黄帝内经》中隐喻的语言特征及英译策略[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8, 24(8): 1143-1145+1155.
- [20] 李照国, 刘希和. 论中医翻译的原则[J]. 中国翻译, 1991(3): 41-45.
- [21] 雷珊. 基于 CNKI 计量可视化分析的国内中医翻译研究现状及展望[J]. 上海翻译, 2025(3): 34-38.